

韩国接受二十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脉络与特点*

朴宰雨**

韩中两国国土比邻，一衣带水，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有着悠久的历史。韩中之间的文学交流，从古朝鲜时代接受中国汉诗而创作韩国汉诗开始。韩国现存最早的一首著名汉诗，据说是作于公元前108-220年间，古朝鲜霍里子高之妻丽玉所作制的《箜篌引》¹⁾。按照杨昭全《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近代以前的韩中文学交流的主要领域是“汉诗”、“小说”、“纪行录”三种文类²⁾。但是，这本著作视野中的“文学”，好像是狭窄的“文学”概念，没有包括“传记文学”等较广义的文类。不过，实事求是地考察历史，便可以确认韩国早就接收中国传记文学的鼻祖司马迁《史记》等传统史书这一事实。例如《史记》，韩国早从高句丽时代(BC. 37-AD. 668)开始接收此书，统一新罗时代更加重视，高丽时代更广泛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Research Fund of 2009.

本论文是根据笔者在香港艺术发展局2009年7月22-24日举办的“中国传记文学（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内容，修正补充而成的。

** 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学部教授, pjw9006@hanmail.net

- 1) 见晋代崔豹《古今注》，至于创作年代，诸说纷纭，在此依靠杨昭全的《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II（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第477页的说法。
- 2) “古代篇”中有“中朝古诗交流”、“中朝历代交往诗”、“中国古代小说传入朝鲜及影响”、“朝鲜以中国为背景之汉文小说”、“中国使节、文人关于朝鲜著作考”、“朝鲜使节、文人关于中国著作考”等项目。“见《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II, III,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普及，到了朝鲜时代世宗年间（AD. 1425），出现了铸字刻印的《史记》，并赐予大臣³⁾。这样接收《史记》的过程当中，高丽时代的金富轼（1075-1151），受到某种影响，著述了体裁和《史记》类似的韩国第一部正史《三国史记》。

《三国史记》系统地叙述了新罗992年（BC. 57-AD. 935）、高句丽、百济（BC. 18-AD. 660）争雄韩半岛的历史，全书共五十卷，其中本纪二十八卷，年表三卷，杂志九卷，列传十卷，总共包括一百九十余人的传记。这可以说是韩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开始⁴⁾。传统时代的韩国，由此断断续续著作《高丽史》等里的许多正史人物传记与一般个别性的人物传记作品⁵⁾。

进入了二十世纪，韩国1910年就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韩国文学受到日本文学和西欧文学的影响之外，从1920年开始和中国现代文学交流，多多少少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笔者曾经对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与研究近九十年历史的脉络，进行探析与整理，写几篇论文，最后编辑成为《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论》。⁶⁾ 笔者在这本书里面表述过，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接收史，经过黎明期（1920-1945）、开拓期（1945-1979）、发展期（1980-现在），现在在翻译与研究两方面，均已成熟发展，其成果也蔚蔚可观。不过，对韩国接受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脉络与特点问题，这本书也没有包括进来，也曾经没有人注意并探讨过。

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作品在韩国译介的情况，从20世纪的20年代到50年代，看似很简单。不过，1960年代以后断断续续地出现中国传记文学翻译书，对其发展脉络，整理起来很不简单。本报告的目的就在于：对曾经没有人加以

3) 参见拙稿，《韩国“史记”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文学遗产》1998年第1期，第20-28页。

4) 至于《史记》对《三国史记》的影响与《史记》和《三国史记》的比较文学研究概况，可以参考朴晟镇《〈史记〉在传记文学史上的地位—兼论其对韩国的影响》（《张家口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二号）与赵振坤、朱张毓《韩国〈史记〉与〈三国史记〉比较文学研究概况》（《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第26卷第9期，2007年9月）。

5) 至于韩国的传统传记文学的发展脉络与概貌，可以参考金容德《韩国传记文学论》（首尔：民族文化史，1987）与《传记文学的理解》（首尔：历乐出版社，2006）。

6) 拙著，《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论》（中文本），首尔：读书出版“早晨（Achim）”，2008。

整理过的韩国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作品的翻译脉络与特点问题，作一番梳理并作总结的。

日帝时期与光复后相当一些岁月里，好像没有人把中国现代传记作品翻译成韩文在韩国出版。在韩国研究翻译文学的代表性学者金秉哲的《韩国近代翻译文学史研究》⁷⁾，完全以西洋文学的翻译为中心，而对1950年以前的中国文学作品的韩翻情况，没有加以介绍，不过，金秉哲专对1950年以后的外国文学的韩译情况作全面介绍的《韩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研究》⁸⁾，却对从1945年到1950年之间的韩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阿Q正传》、《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中国现代诗集》等13本加以介绍。不过，这里没有包括传记文学作品。笔者也后来带领一队青年学者主编了《日帝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接收史》杂志编、报纸编、翻译编三本⁹⁾，虽然发掘了不少1950年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短篇作品的韩译本，但是中国现代传记作品的韩译本呢，一篇也没有找到。

依笔者的初步考察，在1950年代虽然中国四大奇书与林语堂随笔、中国古典诗歌、台湾的反共八股性的作品等相当一些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韩文出版，不过，像样的中国现代传记作品一篇也没有翻译出版。最初韩译的一批中国传记文学作品，到了1960年代初期才出现，那些主要是现代主要历史性人物的自传性作品。

中国现代传记作品韩译的发展脉络，我们从整理的方便看，可以大概分为四个阶段来说明。第一个时期是1960年代与1970年代，第二个时期是1980年代，第三个时期是1990年代，第四个时期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的时期了。

二

先考察第一个时期的情况。

7) 首尔：乙酉文化社，1975。

8) 金秉哲，上、下两本，首尔：乙酉文化社，1998。

9) 笔者等主编，首尔：Geulsarang[音译]，2007。

第一个时期是1960年代与1970年代，可以说是开拓时期。韩国虽然1945年得到光复，但是东西冷战的历史条件之下，1948年南北韩分断，1950年南北韩之间发生战争，之后，南韩一直采取强硬的反共体制。1961年右翼军部势力掌权，实行独裁，在经济成长的名分下，一步步加强法西斯体制。这样的情况之下，公式上不准把对中国大陆主流的革命人物或者进步文化人物作正面评价的传记译介进来。这样的情况，到了1980年代中期韩中之间慢慢发生交流关系而且韩国知识分子与民众对军部法西斯政权展开抵抗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才有所改变。谈到这一时期的韩译的人物传记，虽然1962年和1963年就出现中国诸子百家的传记集和萧瑜对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暴露手记，但是这些有的没有时代特色，有的不能算是正常的、像样的传记作品。依笔者收集的资料，1964年出版的谢冰莹的《女兵自传》（金光州韩译，首尔：乙酉文化社，1964）和胡适的《四十自述》（车柱环韩译，首尔：三中堂，1964）、蒋介石的《蒋介石回顾录》（李熹春韩译，首尔：新太阳社，1964）、作家未详的《孙文传记》（崔根德韩译，首尔：新太阳社，1964）等才算是像样的中国现代传记作品的韩译出版。前三篇是自传性的，后一篇是他传性的。

1960年代韩译出版的像样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作品，还可以举出林语堂的自传《林语堂的家庭》（尹永春韩译，首尔：徽文出版社，1968）¹⁰⁾和沈复的《浮生六记》（池荣在韩译，首尔：乙酉文化社，1969）等作品。197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作品韩译本的出版，首先可以举出蒋介石的《蒋介石回顾录》由另外的出版社翰林出版社和另外的韩译者尹永春重新出版（1971）以及胡适的《四十自述》（车柱环韩译）由另一个出版社乙酉文化社重版的事实，这意味着1960-1970年代韩台关系相当笃厚的情况之下，韩国读书界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台湾的代表性政治家与学者、文人的求知欲。韩国首尔大学的金学柱教授主动地把台湾总统蒋经国的《我的父亲蒋介石》（首尔：徽文出版社，1976）与林语堂的《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首尔：太阳出版社，1978）翻译成韩文出版，也证明这一事实。在这个时期，毛以亨的《梁启超评传》（宋恒龙韩

10) 韩译者尹永春后来亲自写《林语堂的生涯与思想》（前、后），博永社，1979、1980。

译,首尔:太阳出版社,1978)也韩译出版了。

不过,这样的主流出版之外,美国斯图尔特·R·施拉姆(Stuart R. Schram)的《毛泽东》(金东植韩译, Dure[音译],1979)与香港司马长风写的传记《周恩来》(申庚林、赵南雄韩译,首尔:泰昌文化社,1979)等中国大陆革命者的传记也开始韩译出版。¹¹⁾

这样的情况之外,值得一提的,就是韩国学界开始对中国的《史记》列传等古典传记文学韩翻出版这一现象。1965年《史记列传》的韩译选译本第一次出版以来,1960-1970年代《史记列传》70篇全译本与《史记》纪传选译本,共有四种出现。¹²⁾

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作品的韩译出版中,对韩国传记文学界有一些影响的,可以举出胡适的《四十自述》。后来首尔大学东方历史系的朴汉济教授就从它受到启发,就写了《人生--我的五十自述》(首尔:Hangilsa[音译],1997),这是明显的例证之一。

三

下面考察第二个时期的情况。

1980年上半年“首尔之春”时期,韩国新的军部政权违背民心,成功政变而执权,对民主化运动的弹压变本加厉。到了1983年民主抵抗运动才开始升温,1986年全民抗争爆发,1987年终于争取大统领直选制。这样的过程当中,需要

11) 韩国学者亲自不顾反共风气的威胁,从进步立场介绍中国大陆革命者与革命情况的,大概1973年李永禧写的评论书《转换时代的论理》(创作与批评社)的出版开始。这本书对当时韩国年轻人反共八股时的思考方式的冲击很大。

12) 这四种韩译本如下:(1) 崔仁旭韩译,《史记列传》选译本,首尔:玄岩社,1965;(2) 李永茂韩译,六卷本《史记》(主要根据日本学者把故事性强的本记、世家、列传里的人物传记重新编辑并作日译的版本,加以韩译),首尔:新太阳社,1973;(3) 文璇奎韩译,《史记列传》1、2、3卷,首尔:韩国自有教育协会,1973、1974、1979;(4) 洪锡宝韩译,《史记列传》,首尔:三星出版社,1977。

拿海外进步或者民主革命运动理论与领导人物的实践经验来借鉴，或者用来对韩国的民主化运动加以激励。因此，包括中国进步、革命人物在内的海外进步或者革命人物的传记也多多少少译介进来。初期呢，由于韩国的反共情况还很严重¹³⁾，中国大陆作家写的不能译介进来。而西方人或者日本人写的人物传记才能译介进来，如：日本丸山升的《鲁迅-其思想与文学》（韩武熙韩译，首尔：日月书阁，1982）¹⁴⁾就早一点韩译出版，美国的Thomas C. Kuo的《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陈独秀评传》（权宁彬韩译，首尔：民音社，1985）的名义韩译出版，还有美国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申福龙韩译，首尔：平民社，1985）和英国的狄克·威尔逊的《周恩来》（韩永铎韩译，首尔：Hangilsa[音译]，1985）也跟着韩译出版。

但是到了1985年之后，中国大陆传记作家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写的一些人物传记也通过各种手段译介进来。由此，1986年五·四时期著名工人运动家邓中夏的传记《邓中夏传》（魏巍、钱小惠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就以《我的灵魂埋在大陆里》（钱小惠著，李胜民韩译，首尔：白山书堂，1986）的书名韩译出版。1989年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也改用《一个工人的手记》（刘中夏韩译，《中国现代文学全集》20卷本里，中央日报社出版局，1989）的名义韩译出版，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也改用《回想诺曼·白求恩》（刘中夏韩译，《中国现代文学全集》20卷本里，中央日报社出版局，1989）的名义韩译出版了。这些传记，尤其是邓中夏传记对韩国参加民主变革运动的年轻人以及后来的工人运动家的影响相当大了。

这个时期有些人继承前一时期的倾向，断断续续出版国民党系统的人物传记的韩译本，如黎东方著《蒋介石评传》1、2（丁范镇韩译，首尔：中央日报

13) 198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的书不容易进入韩国读书界，甚至于《毛诗》、《左传》等书也往往由于被误解为毛泽东的诗词和左翼共产党的书，而被海关扣留，不准进入。其具体情况，可以参考《我的香港情缘》，《城市文艺》44期，香港：香港城市文艺有限公司，2009. 9。

14) 笔者最早构想了这本书的韩译，也进行基础翻译，后来请韩武熙教授来监修。对这本书的韩译过程，可以参考笔者《怀念东亚鲁迅学巨人丸山昇先生——回顾丸山昇先生和韩国鲁迅学界的缘分》，《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二期。

出版局, 1980)、孙中山自传《孙文回顾录》(文鸿柱韩译, 首尔: 修文书馆, 1983)、查显琳著《突风里的大陆人—英士陈其美是谁》(廉丁三韩译, 首尔: 韩振出版社, 1985)等。

这一时期对中国古代人物的传记的韩译本里, 值得一提的就有美国顾立雅(H. G. Creel)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以《孔子: 人与神话》的名义韩译出版(李成珪韩译, 首尔: 知识产业社, 1983), 这虽然不是中国作家写的, 但这本书是当时唯一的西方学者写的扎实的“孔子传”, 所以对韩国读书界来讲, 有相当的吸引力。

这一时期韩译出版的中国文学家传记, 就可以举出把孙百刚的《郁达夫外传》译成韩文的《郁达夫与王英霞的爱情故事》(全寅初译注, 首尔: 延世大学出版社, 1980)。由此可以知道: 1970-1980年代韩国中文学者眼光里值得韩译介绍的中国文人传记就有胡适、林语堂、鲁迅、郁达夫等几位的而已。

四

接着考察第三个时期的情况。

1992年是在韩国军部统治结束而文民政治开始的一年。由此韩国的民主主义也慢慢正常化, 社会各界各层有活泼的气象了, 思想和表现、出版自由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什么书都可以翻译进来。1992年尤其是韩中建交之年, 急速增加韩中之间互相了解的需要, 因此, 以前受到限制的中国大陆作家写的各种传记也不受限制地加快翻译进来。

郭沫若的《郭沫若自叙传》全四卷(韩国善韩译, 日月书阁, 前三卷1990年, 后一卷1994年出版)与王士菁的《鲁迅传》(刘世钟韩译, 首尔: Daseossure[音译], 1992)、王晓明的《人间鲁迅》(李润熙韩译, 首尔: 东与西, 1997)陆续译介进来, 1993年陈广生、崔家骏的《雷锋》(崔成晚、朴泰顺编译, 首尔: 实践文学社, 1993)与邓小平女儿毛毛(本名: 邓榕)写的

《我的父亲邓小平》1、2卷（首尔：图书出版三文）也译介进来，1994年里相当受到韩国读书界注目。

这一时期，中国传记作家从新的角度写的古典人物传记也开始译介进来，如吴晗原著鄭鐵著作的《朱元璋》1、2、3（首尔：知性文化社，1991）等韩译出版，尤其是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两个出版社几乎同时出版两种韩译本（吴相勋韩译，首尔：明镜，1992. 5/林孝燮韩译，首尔：Ggacci[音译]，1992.10）。林语堂的《苏东坡评传》（陳英姬韩译，首尔：知识产业社，1990）也算是这一系列的传记。而林太乙的《林语堂传》（任洪彬韩译，首尔：ICI[音译]，1991）是林语堂的女儿为父亲写的传记了。

这个时期也和前一个时期一样，不少的英文本中国人物传记翻译进来，如英国的張戎和乔·哈利戴（Jon Halliday）的《宋庆龄》以《宋庆龄评传》（李陽子韩译，首尔：藏笼，1992）的名义，美国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以《李大钊》（权宁彬韩译，首尔：知识出版社，1992）、伯顿·沃特逊(Burton Watson)的《司马迁：伟大的中国历史家》又以《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朴惠淑韩译，首尔：Hangilsa[音译]，1985）的名义韩译出版。加上日本作家写的不少中国人物传记也韩译进来，如司馬遼太郎的《项羽与刘邦》（李民俊韩译，首尔：Dasol[音译]，1992）、竹田晃的《曹操》（金甲洙韩译，首尔：Wooriteo[音译]，1992）、小島晉治的《洪秀全》（崔震奎韩译，首尔：高丽苑，1995）、林田慎之助的《人物司马迁》（沈慶昊韩译，首尔：江，1997）等就是。

这个时期堪称为中国传记文学作品的韩译不受限制地发展的时期了。

五

最后，考察第四个时期的情况。

进入二十一世纪，韩中关系的发展全面扩大而渐渐深入。阶段性地发展的

中国传记作家写的中国人物传记的韩译出版，到了二十一世纪，可以说是速度加快而且规模扩大，已经蔚为大观了。

首先可以指出中国人物传记韩译本中，翻译种类最多的算是“鲁迅传”和“毛泽东传”。如鲁迅传，除了既有的丸山升、王士菁、王晓明的鲁迅传记韩译本之外，还出版了林贤治的《鲁迅最后十年》（金泰成韩译，首尔：Haneol Media, 2004）、《鲁迅画传》（韩译名：《鲁迅评传》，金泰成韩译，首尔：实践文学社，2006）、《人间鲁迅》（金震共韩译，首尔：社会评论社，2007）和孙郁的《鲁迅与周作人》（金英文等韩译，首尔：昭明，2005）、朱正的《鲁迅图传》（韩译名：《鲁迅评传》，洪润基韩译，首尔：Bookpolio, 2006）、周海婴的《我与鲁迅七十年》（韩译名：《我的父亲鲁迅》，徐光德韩译，首尔：江，2008）等的韩译本。除了这些中国作家、文人的鲁迅传之外，还有竹内好的《鲁迅》（徐光德韩译，首尔：文学与知性社，2003）、丸尾常喜的《鲁迅》（俞炳泰韩译，首尔：J&C, 2006）等日本学者鲁迅传记的韩译本。在此我们值得一提的，就是有这样的鲁迅传记翻译热之前，有些韩国学者在世纪交叉期已经写鲁迅传记，引导这样的风气的这一事实，如李洪奎就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了解鲁迅，写《自由人鲁迅》（首尔：有井之家，2002）。

又如毛泽东传，除了既有的美国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申复龙韩译，平民社，2006）之外，出版了毛泽东女儿李敏的《我的父亲毛泽东》（金胜一韩译，凡友社，2001）与黄暉的《恰同学少年—毛泽东成才之谜》（韩译名：《十九岁的毛泽东》，黄善英等韩译，首尔：Arisaem, 2008）与等好多本传记，不过，除了这些之外，大都是英文本和日文本的韩译本。英文本有，如乔纳森·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毛泽东》(Nam Gyungtae韩译，首尔：Pureunsup, 2003)、斯图尔特·惠特尼(Stuart Whitney)的《毛泽东》(Jung Jihyun韩译，首尔：Shengwu Junior, 2006)、Geyer Flora的《毛泽东：领导革命的叛逆者，Mao Zedong : The Rebel Who Led a Revolution》(Kang Shenghee韩译，首尔：Cholock'ai, 2008)、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的《毛泽东传》、(Park Yinyong韩译，首尔：Irum, 200

8), 还有儿童用的富克纳 (Forkner) 的《毛泽东》(Kim Sukhee韩译, 儿童作家精神, 2005) 等。日文本就有竹内实的《青年毛泽东》(Shin Hyunseung韩译, 首尔: 论衡, 2005)、矢吹晋的《毛泽东与周恩来》(Shin Junshu韩译, 首尔: 历史net, 2006) 等韩译本。英文作家与日文作家的毛泽东传记韩译本, 比起中文作家的毛泽东传记翻译本来, 相当多。这可能由于韩国出版社与翻译者还以为: 中国大陆作家对毛泽东传记作家的观点和考证、评价、论述等, 还是比起有客观眼光的英文或者日文作家, 其可信性显然低。

这个时期韩国翻译界, 对中国近现代人物传记的韩译方面, 继续建树。陈廷一的《宋美龄评传》(Lee yangzha韩译, 首尔: Haneol, 2004)、任知初的《胡锦涛传》(Im Guk'wung韩译, 首尔: Deulnyuk, 2004)、力平的《周恩来一生》(Hu Yuyoung韩译, 首尔: Haneol Media, 2005)、李虹等编写的《周恩来和邓颖超》(Lee Yangzha韩译, 知识产业社, 2006)、徐钢的《梁启超传》(李珠鲁韩译, 首尔: Iggeulio, 2008)、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朴汉济等韩译, 首尔: 四季节, 2008)、胡国枢的《蔡元培评传》(Kang Shenghyun韩译, 首尔: 金英社, 2009) 等都有韩译本。还有英文本与日文本的中国现代人物传记的韩译本, 如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Israel Epstein) 的《宋庆龄: 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Lee Yangzha韩译, 首尔: Hanwul, 2000)、Barbara Barnouin与Yu Changgen的《周恩来: 政治生涯》(You Shangchul韩译, 首尔: Berrytas Books, 2007) 等不少。

不过, 这个时期更重要的中国传记韩译的成果, 可以说在古代人物传记领域里。学术性或者文学性高的各种古代人物传记作品, 如杨涛的《苏东坡外传》(Zheng Chunglak韩译, 首尔: 梨花文化出版社, 2000)、陈静的《秦始皇评传: 伟大的暴君》(Kim Daehuan韩译, 首尔: Midas Books, 2001)、王水照的《中国文豪苏东坡》(曹圭百韩译, 首尔: 月印, 2001)、徐航的《朱元璋》(韩美华韩译, 首尔: 出版时代, 2002)、荣真的《顶尖人物--汉武帝》(Choi Wuseok韩译, 首尔: Chengyang, 2002)、陈同生的《史魂--司马迁转》(金银姬等韩译, 首尔: Iggeulio, 2002)、侯宜杰的《百年家族 袁

世凯百年家族袁世凯》(Zhang Jiyong韩译, 首尔: Jiho, 2003)、安旗的《李白傳》(申夏润韩译, 首尔: Iggeulio, 2004)、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韩美华韩译, 首尔: Sanshuya, 2005)、二月河的《雍正皇帝》(韩美华韩译, 首尔: Sanshuya, 2005)、鄢烈山·朱健国的《中国第一思想犯: 李贽传》(Hong Seungjik韩译, 首尔: Dolbegae, 2005)、吴高飛的《屈原全传》(Kim Yeonsoo韩译, 首尔: Iggeulio, 2009)、穆陶的《屈原》(Im Gyeje韩译, 首尔: Dapgye, 2005)、余明侠的《诸葛亮评传》(Shin Wonbong韩译, 首尔: Jihun, 2007)、韩成武的《诗聖: 忧患世界中的杜甫》(Kim Eujung韩译, 首尔: Homi, 2007)、柯文辉的《司馬遷》(金允镇韩译, 首尔: Seohaemunjip, 2007)、吴晗的《朱元璋传》(首尔: 知性文化社, 2007)、冉雲飛的《秦始皇》(Min Gyungsam韩译, 首尔: 世宗书籍, 2008)、徐康·刘小川的《刘邦》(Min Gyungsam韩译, 首尔: 世宗书籍, 2008)、韩钟亮的《曹操》(金泰成韩译, 首尔: 新元文化社, 2008)、冉雲飛·李奎的《诸葛亮》(Seodaewon韩译, 首尔: 世宗书籍, 2008)、曹昇的《流血的仕途: 李斯與秦帝国》(上、下, Kang Gyung'yi韩译, Bada出版社, 2008, 2009)、冉雲飛的《曹操》(Seodaewon韩译, 首尔: 世宗书籍, 2009)、徐定宝的《黄宗羲评传》(Yang Huiwoong韩译, 首尔: Dolbegae, 2009)、吴太尚的《雍正》(Min Gyungsam韩译, 首尔: 世宗书籍, 2009)、袁基亮的《曾国藩》(Seodaewon韩译, 首尔: 世宗书籍, 2009)等同时多发性地或者阶段性地韩译出版了。

当然, 这个时期不能没有英文本和日文本的中国古代人物传记的韩译出版。不过, 和中国现代人物传记的韩译情况有所不同, 日文本的韩译比起英文本的韩译多得多了。日本武田泰淳的《司马迁》(Lee Donghyuk韩译, 首尔: 一阁书林, 2000)、宫崎市定的《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Cha Hyewon韩译, 首尔: Isan, 2001)、司馬遼太郎的《项羽与刘邦》(Yang Eokguan韩译, 首尔: Dalgoong, 2002)、高島俊男的《李白与杜甫》(Lee Wongyu韩译, 首尔: Shimsan, 2003)、鶴間和幸的《秦始皇帝》(Kim Gyungho韩译,

首尔：Cheng'eolam media, 2004)、藤田勝久的《司马迁的旅行》(Zhu Hyelan韩译, 首尔：Ireunaqim, 2004)、宫崎市定的《谈史記》(Lee Gyungdeok韩译, 首尔：Dareunseshang, 2004)、三浦國雄的《王安石:站在浊流》(Lee Seungyeon韩译, 首尔：Chaekseshang, 2005)等不少的日文中国传记韩译出版了。至于英文本的中国古代人物传记, 就有Jonathan Clements的《郑成功与大明帝国的坠落》(Heo Gang韩译, 首尔：Samwooban, 2008), 乔纳森·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is》(Lee Jungap韩译, 首尔：Isan, 2001)和《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Yang Hyuwoong韩译, 首尔：Isan, 2006)等的韩译出版。

这个时期堪称为中国人物传记韩译的多元化与全面兴盛时期了。

六

通观中国人物传记的韩译出版的历史, 我们可以确认: 从强烈的反共风气下的1960-1970年代国民党政治人物(蒋介石等)或者台湾文化人物(胡适、谢冰莹等)传记的韩译出版开始, 经过1980年代把中国大陆革命人物(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或者进步文化人物(鲁迅等)传记的韩译出版当做新的突破点的时期, 再经过1990年代中国大陆人物传记的韩译出版渐渐开放的时期, 进入二十一世纪终于达到了中国人物传记韩译的多元化与全面兴盛时期了。这个过程当中, 值得一提的就是: 中国传记作品的韩译出版的发展脉络, 基本上跟着韩国的政治、社会情况的曲折发展脉络而发展。这是二十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在韩国的译介的主要脉络。

至于二十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在韩国的译介的价值, 我们可以指出几点。

第一, 韩中之间的文学交流是韩中文化交流最重要的灵魂的一部分。韩中之间传记文学的交流也想当广泛、深入。从韩国的立场看, 通过中国人物传记

的韩译出版,对加深了解中国历史与现当代主要政治与社会、文化人物,进而加深了解中国历史与现当代政治与社会、文化,有很大的帮助。这实在韩国人民对中国与中国人民的进一步了解,形成中国与中国人形象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二,中国古代漫长岁月里出现的不少杰出历史人物的传记,以及现代变革或者开拓国家命运的不凡人物的传记,都是可以当作韩国历史、社会、文化发展的参照系。实在,韩国很多人通过这些中国人物传记,对中国古代和现当代的伟大人物事迹中吸收各种经纶与智慧,也对这些人物非常尊重,如孔子与屈原、汉武帝、司马迁、诸葛亮、杜甫、苏东坡、康熙大帝¹⁵⁾、梁启超、鲁迅、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

第三,中国传记文学作品的广泛韩译出版,有些不知不觉中刺激韩国传记作家的研究与创作欲望,有的时候对韩国人自传的创作有影响,如在上面介绍过的朴汉济的自传《人生-我的五十自述》创作。不过,主要对韩国学者文人写作中国人物传记有间接的影响。由此,韩国传记作家金圣翰的《秦始皇帝》上、中、下(朝鲜日报社,1998)、宣钉奎的《浮游长江的灵魂—屈原评传》(新书苑,2000)、李淵昇的《帝国的建设者李斯》与《笑的政治家东方朔》(Mulre[音译],2008)、金彰焕的《刘义庆与“世说新语”:刘义庆评传》、李海元的《李白的的生活与思想》(高丽大学出版部,2002)、柳种穆的《苏轼评传》、俞炳礼的《白居易评传》(新书苑,2007)、许道学的《梁启超》(仁房书院,2000)、朴洪奎的《自由人鲁迅》(Woomulyiyitneunjip[音译],2002)、金胜一的《毛泽东-13亿中国人的精神依靠》(Sallim[音译],2009)、金尚文的《周恩来—国家联合也感动的伟大的指导者》(Aleumdaunsalamdeul[音译],2009)、李景一《再看周恩来》(友石出版社,2004)等像样的中国人物传记创作出现。

第四,从中国的立场看,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实用性的角度,需要对中国

15) 韩国人对满族政权清朝保持着瞧不起的态度,不以为中华。对其开创皇帝康熙皇帝,当然也以蛮夷对待,但是近年经过各种路径,二月河的小说《康熙大帝》和电视剧等的影响,对康熙大帝觉得了不起的读者慢慢增加。

人物传记在海外翻译出版情况与反响的把握，进而和海外传记文学界进行对话，以期自国传记文学的互动性发展。笔者不能把握韩国以外国度上中国传记作家的作品和当地传记文学界的对话情况和传播、流传情况，只能把握韩国的情况和反响，在上面做了简单的介绍，希望为中国学者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还可以用来促进韩中传记文学界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性研究。

第五，作为韩中文学比较研究者，笔者通过这次的考察，发现韩中传记文学作品里，值得作比较研究的对象可不少。如古代的司马迁《史记》与韩国金富轼的《三国史记》之间、现代鲁迅传记与李永禧传记之间、韩国民族英雄金九先生的《白帆逸志》与中国孙中山或者毛泽东传记之间、胡适《四十自述》与朴汉济《人生-我的五十自述》之间，可比性高的情况不少。

笔者相信今后中国的传记文学越来越发展，那么，在韩国译介的中国人物传记越来越多。虽然在这里没有进行具体介绍，不过，韩国的传记文学也相当发展，韩国人物政治、经济、文化人物传记的中译本已经有不少的了，估计跟着今后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韩国人物传记的中译也越来越多了。东亚各国各地区传记文学的互动关系，是我们应该继续关注的课题了。

还有，这次趁着机会一览寒山碧先生的《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才知道一直被称为文化沙漠的香港的传记文学也发展到这样又丰厚又水平的地步了，这一点上可以说香港已经不是文化沙漠了。香港的传记文学的独特成果也是以后另眼看待的考察对象了。

参考文献

- 杨昭全, 《中国-朝鲜·韩国文化交流史》II,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4W
- 김용덕, 《한국전기문학론》, 서울: 민족문화사, 1987
- 김용덕, 《전기문학의 이해》, 서울, 역락출판사, 2006
- 朴宰雨, 《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论》(中文本), 서울: 도서출판아침, 2008
- 김병철, 《한국근대문학번역사연구》, 서울: 을유문화사, 1975
- 김병철, 《한국현대문학번역사연구》상, 하, 서울: 을유문화사, 1998
- 朴宰雨등주편, 《한국의 중국현대문학수용사》1, 2, 3, 서울: 글사랑, 2007
- 朴晟镇, 《〈史记〉在传记文学史上的地位—兼论其对韩国的影响》, 《张家口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年第二号
- 赵振坤、朱张毓, 《韩国〈史记〉与〈三国史记〉比较文学研究概况》,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第26卷第9期, 2007年9月
- 윤영춘, 《임어당의 생애와 사상》(전, 후), 박영사, 1979, 1980

<Abstract>

The context in which Koreans accepted the Chinese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since the 20th Century and its Impacts on them

Park, Jaewoo

A number of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works were produced in the 20th century in China, and thus many scholars conducted research on these works and their theories. In South Korea since the 1960s numbers of Chinese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works such as Hu Shi's 《An Autobiography at the Age of Forty》 were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to Korean according to the translators' perspective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

In this paper the situation in which Chinese biographical literatures were accepted, the changes occurred over the periods and their impacts and values on Koreans were investigated by dividing the time after the latter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four different periods: the first period of 1960s and 70s, the second the 1980s, the third the 1990s and the fourth the 2000s and on.

Key Words : Chinese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The 20th century, The Koreans' Perspectiv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투고일 : 2010. 1. 10. / 심사일 : 2010. 1. 15. ~ 2010. 2.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0. 2. 15.